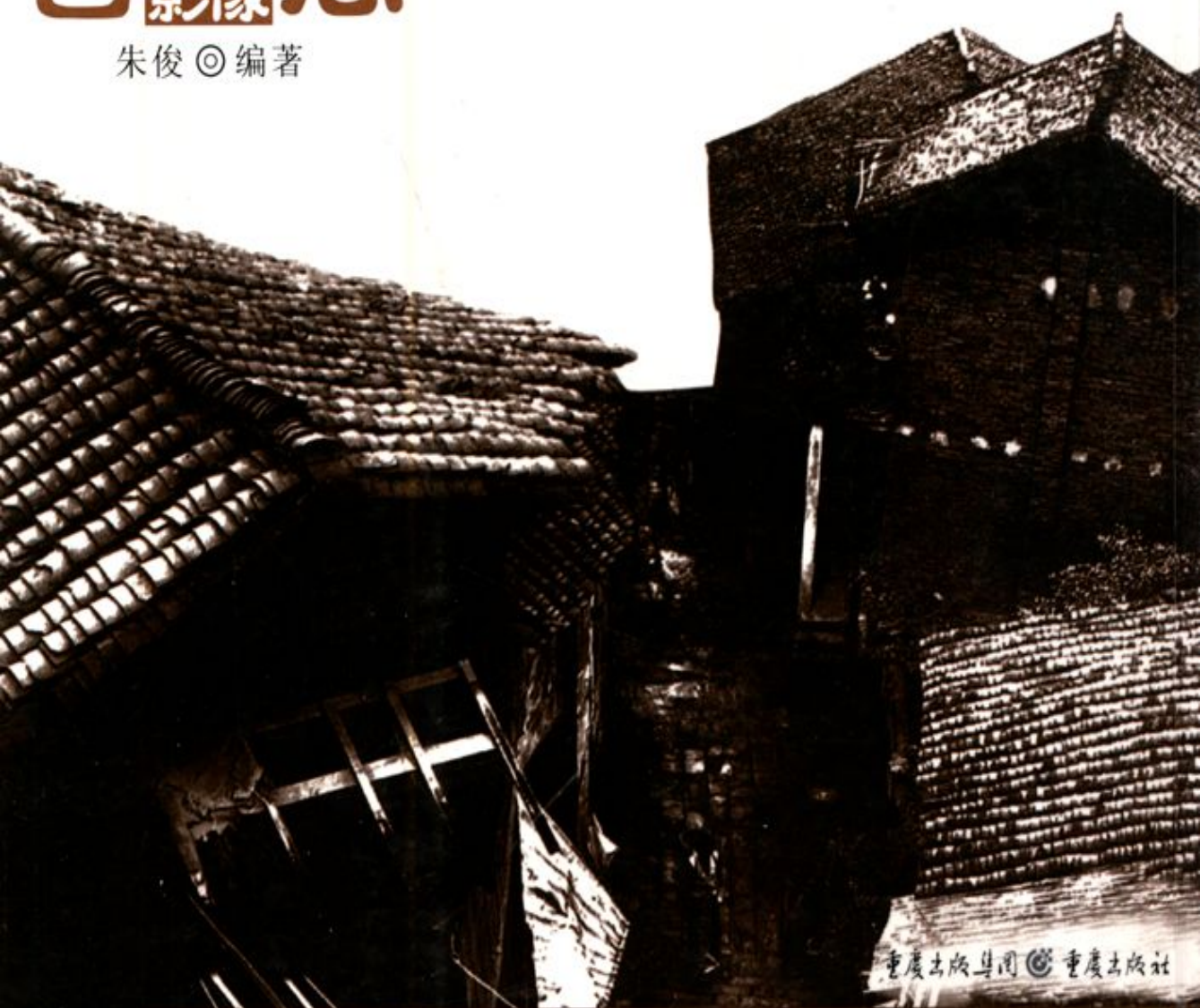


老重庆

老重庆志

朱俊◎编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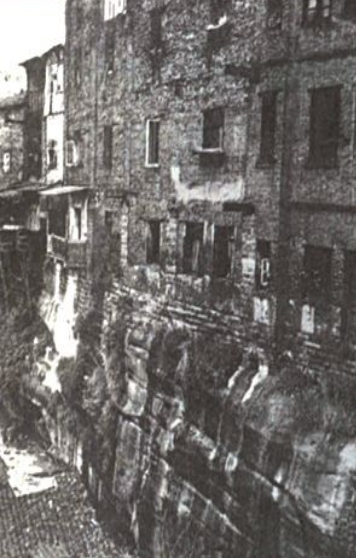
叁 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山城——老重庆

《老重庆影像志》



千百年来，高高低低、长长短短，或热闹或僻静的大街小巷诠释着山城的个性和特质。她不但成就了这座奇特的山城和豪放的重庆人，同样也承载着巴渝人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和宽容大度的胸怀。她不同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一种别样的味道、一种独特的气息，令人陶醉，令人难忘。

朱
俊
编著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重庆市区街道变迁略述	4
解放碑地区的街巷	10
会仙桥的昨天与今天	10
从蹇家桥到五四路	16
督邮街与都邮街	17
夫子池与重庆府文庙	19
来龙巷轶事	23
八一巷的总土地	25
丰子恺与重庆能仁寺	27
重庆的「张小泉剪刀」	28
这一条邹容路	30
大梁子上的大剧院	34
七星岗地区的街巷	37
兴隆街今昔	37

何处寻得「星临轩」	40
马蹄街与金马寺的传说	42
住在老街上的人	44
两路口的场——不赶(敢)	50
山上有座飞来寺	59
朝天门及下半城的主要街道	61
二府衙与巴县衙门	61
沧桑白象街	63
往事何如陈年酒	69
储奇门的药帮	76
小巷里的茶馆	79
重庆韩府——早逝的繁华	82
节约街上说「节约」	84
三将军与炮台街、沧白路	86
十八梯，城市的记忆	89
其他	94
古桥	147
后记	153

总序

《老重庆影像志》

王川平

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本丛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从事文物、图书、档案、出版、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工作多年的优秀人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理上通俗、生动、准确。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贵和罕见。

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房子》的过程中坚信不移。这不是直辖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可惜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人高兴的是直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远期目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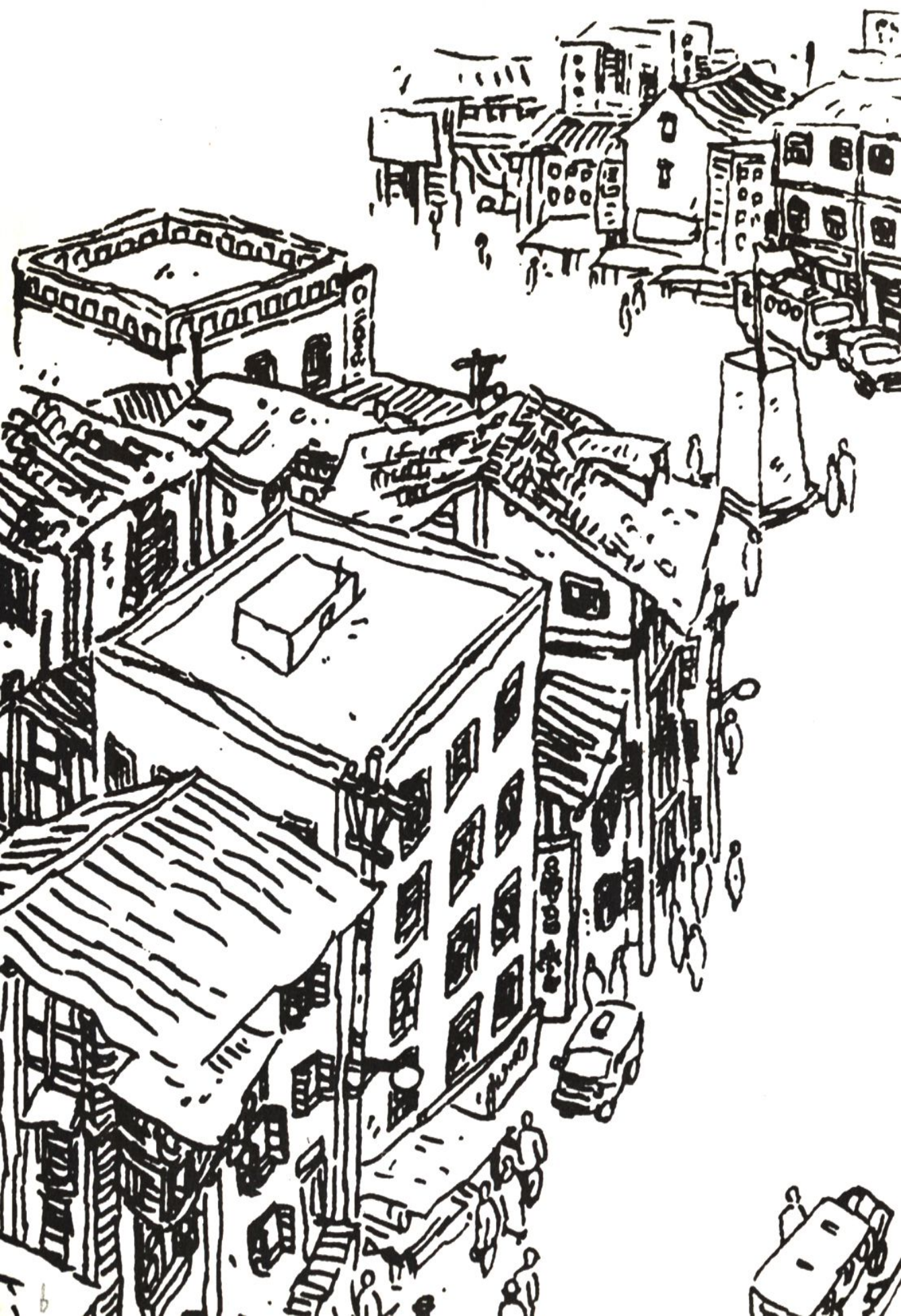
看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慢慢长大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壮，但它曾经十分古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丽，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之中。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就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和宝贵。

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的速度，一方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城门》、《老房子》、《老街巷》、《老码头》、《老地图》、《老广告》、《老档案》、《老行当》、《老风尚》和《老钱票》。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





前言

重庆市街道变迁略述



清代考场旧地，川东道署在道门口，解放东路旧称巴县衙门街，也曾是大夏政权明玉珍在重庆的皇宫所在地和蜀军政府府署。抗战前，城区主要商业中心集中在陕西街、林森路一带。因这一地区靠近两江，独占航运交通之便利。“陪都”时期，随着市区人口剧增，城外公路的开辟，电厂及自来水管的建立，人口居住中心便渐渐向都邮街、民生路一带转移，市区上半城才开始繁华起来。

重庆城原本建在一个山脊上，山脊由西向东延伸，人们习惯上将城区划分成上半城和下半城。下半城通往上半城有数不清的小街、小巷，如南纪门通往上半城的就有：天灯街——领事巷——马蹄街——天官府——五福宫——柑子堡——王爷石堡——至圣宫——回水沟——存心堂——骡马店等。这些小街小巷有大有小，有长有短，道路宽窄不一，并且多数都没有路灯。住在其间的大都是一些“苦力”、小店员、小贩等。环境肮脏，治安十分混乱。重庆市政当局对此非常头痛，一直以来都想对这些地方进行改造。

1927年重庆督办公署公布了《重庆商埠整

重庆城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从地图上看，它位于一个狭长的半岛上，三面环水。自1926年潘文华出任重庆市市长后，延用江西人傅友周主持市政，重新规划城市格局。傅友周毕业于美国科罗纳多州矿冶学院。他根据重庆城区的特点，在旧城中修建了三条主要公路，分别自东向西延伸，其间自然形成近二百条大小街巷将上下半城连接成一个整体。因为地势高低起伏自然造成满城街巷迂回曲折、房屋错落有致的独特景象。近人刘师亮说重庆是“石峭坡回路又斜，依山傍水万人家，莫言浏览无滋味，难行寻些坎坎爬”。就是这些长长短短的街巷，浸润了重庆人的性格，上演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成为重庆城市性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至今仍能听到略带调侃意味的“街娃”称呼还在市民口中流行。

自清末到民国，重庆市区的街道经过了多次不断的改造变化。特别是市中区这个半岛，历来为郡、州、府、县治所在地。元、明、清时为道治所在，元时为四川南道，明代有上川东道，清有川东道均设在这里。至今，尚有这些道署遗址残迹。如石灰市以前曾叫学院，是

于集中在仅仅8平方公里的半岛上。于是当局又拆毁了一些旧街道，将猪毛巷、书院街、炮台街、觀阳巷合并成沧白路；落虹桥与鼎新街、老衣服街平行；蹇家桥与鸡街合并，更名为“五四路”；状元桥并入林森路，板板桥并入十八梯；太平桥东接滥泥湾，西接天星桥正街；扩展修建较场口经民权路至打铜街；民生路与磁器街打通；凯旋路经后伺坡接邹容路；大阳沟、米花街接中营街。另外还打算重修和平路、民生路的连接通道，将兴隆街、神仙洞、飞来寺、和平路经领事巷由五福宫迂回。后来，这些改造工程的其中一些部分因内战而停止。

重庆街区格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是在重庆解放后。1949年1月，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元帅发出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而奋斗”的号召。从此一个崭新的市区格局逐渐展现在市民眼前。“文革”中，大量的老街名被取缔，红卫兵们为老街另取了一些街名，结果令许多老重庆人都摸不着头脑。如将二府衙改为光明街，保节院改为三八街，九道拐改为红锋坡，黄学巷改为曙光坡，下南区马路改为兰考路，大溪沟改为跃进村，大同路

齐街面暂行办法》、《整理马路经过街道规划》，对市区进行了统一的街道规划。规划整治范围是市区沿嘉陵江西起化龙桥，东至黄花园、天心桥与旧城孤老院接界；长江一侧，由鹅公岩、黄沙溪向下顺沿到燕喜洞，与南纪门接界并通佛图关及福建茶亭。是年3月，开始在这一区域内拆毁了一些背街小巷，修建完成了第一条城区公路。路线由通远门外七星岗经观音岩、两路口、上清寺到曾家岩，全长共3.5公里。1929年7月，南区干道动工，由南纪门宝善寺起，上石板坡、燕喜洞、菜园坝绕王家坡到兜子背码头。全长4.67公里。1933年又修建了陕西街至麦子市路段。形成东西两条主干线。再加上数条连接南北的路线，重庆城区网状街道系统基本完成。一些小街、小巷在重庆城区的地图上消失了，如滥泥湾、太平桥街、黑巷子、石灰仓、汲泉巷、长久间、韦家院、打锣巷等。

在抗战后期，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城市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市政当局深感重庆城区街道建设影响了城市发展，主要是陆上交通系统不完善，水、陆、空三者间缺乏连接枢纽。加上两江无桥，南北两岸不能相通，导致人口过

老街巷



重庆旧城新区已成公路界图

来，特别是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后，城区变化日新月异。这不但令外地人惊叹，对重庆本地人来说，如不是经常出门，也很难避免在家门口迷路的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市政道路建设，先后完成了中兴路、中华路、杨石路、枇杷山支路的拓宽改造。接着，又开始了对市中区沿江环境的治理，兴建了嘉陵江大桥至人和、双溪沟大桥至江北机场、嘉陵路至双碑、长江路上桥、长江大桥至李家沱六条放射状道路，同时还修建了内环、外环、中环三条重要环线。20世纪末，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重庆城市发展目标，将重庆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力争将重庆都市圈建成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生活富裕，环境优美，富有历史传统文化和山水城市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现在主城区面积已达600平方公里，都市圈面积划定为2500平方公里。今天的重庆号称“桥都”，从外界通向两江环抱的渝中区的道路早已变成宽敞大道。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许多老街巷、老地名消失了，而更多的新街道、新地名诞生了。历史向前发展，在飞速发展的变化中，我们不应忘记这座城市的过去以及这座城市发展

改为战斗路，中山二路改为红旗路，中山四路改为向阳路，中兴路改为长征路，王家坡改为延安村，望龙门改为灯塔街，储奇门改为大庆路，上清寺改为向阳街，南纪门改为长征路，民生路改为幸福路，张家花园改为工农兵街，临江门改为前哨街，七星岗改为大寨路，较场口改为红卫广场，朝天门改为红卫路。这些被改后的新名因缺乏生命力而很快地被人们遗忘了。

改革开放以





门往上则有石门街——芭蕉园——石灰仓——打锣巷经第一模范市场与筷子街相合。从望龙门码头下船可经由复兴村——仓坝子——肖家凉亭——长安寺——正阳街到邹容路。从民生公司码头——太平门码头往上有普安堂巷——巴县衙门——道门口——谦益巷、蹇家巷等。通往上半城的老街道大多集中在储奇门码头，大致有老关庙街——储奇门街——竹架子街——花街子——洒金街——金家巷——双巷子——九道门——刁家巷——东华观等十数条大小老街。南纪门则有厚慈街——双桅子巷——柑子堡——中回水沟——宰牲院——坎井街——韩府大巷——韩府小巷——王爷石堡等相通。

这些大小不一、长短不一的老街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不仅起到了沟通上下半城交通的作用，还造就了重庆人的性格。只有读懂了这些老街老巷，才谈得上真正读懂重庆，读懂重庆人。

所走过的路。

让我们先从黄花园大桥开始，对一些已消失的老街巷作一个简略的回顾。目前黄花园经临江门到朝天门虽已建成漂亮的嘉陵江滨江路，而民国时期这一带却是由富成路、篮子巷、长久间、豆腐石、新河街、镇江寺街、纸盐河巷、小河顺城街、朝天背街等几条主要街道构成。若从临江门码头去上半城，大约有三条主要街巷：一是由黑巷子——太平桥——飞仙宫——莲花洞——地母亭——上安乐洞——下安乐洞——保节院——中山一路主干道；二是由丁口横街——磨子巷——罗家巷——大井巷——西来寺——韦家院坝——若瑟堂；还有就是由长久间——豆腐石——洒金坡——兴隆台相汇——临江门。如今这些老街巷早已在历次的公路扩展中被陆续拆除，目前取代它们的除了有现代化的轻轨外，还有黄花园立交桥——双钢路——捍卫路——中山一路或经下安乐洞——归元寺到七星岗，这些路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民国时期由朝天门通向市区的主要街道有马王庙——信义街——盐井巷——姚家巷——汲泉巷——水巷子等。若转过朝天

会仙桥的昨天与今天

会仙桥曾经叫白龙池。相传蜀汉时这里有个水池，池水清澈见底，水中游鱼可数，仿佛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后有文人牵强附会说池旁有一拴马桩，三国名将赵云曾在这里拴过马，故名白龙池。有野史载，早些年这里还有一座小石桥，具体地点就在今天的“会仙楼宾馆”处。桥下有条清冽的小河，此水流经嘉陵江直通长江。因有用水的便利，有人便在桥上开了一家豆腐坊，用这里的河水做出的豆腐白嫩细腻，远近闻名。所以民间有谚语云：“上三步，下三步，中间有个豆腐铺。”几步就走得过的桥应该不长，却为何以会仙桥为名？对此民间也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曾因醉八仙在桥上喝过酒而得名；有的则传说此处发生过一个动人的年轻打鱼郎与美丽的卖花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不过都是些民间传言，并无根据。

会仙桥地处解放碑闹市的中心地带。它在重庆非常有名，甚至在重庆地方史上也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清末至民国之际，此地有一个著名的鞋店老板况春发，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是重庆袍哥会的“舵把子”，也称“舵爷”。他手下虽有



喧嚣的大阳沟市场



历史里的大阳沟菜市场



民生路上庆祝抗战胜利的重庆市民

上百的弟兄，但他们从不滥杀无辜，所以江湖上人称“清水袍哥”。他表面上是鞋店老板，实际上是同盟会重庆支部成员。清末时，同盟会支部通过况春发手下的袍哥控制了部分新军，并且还利用况春发与清军炮队营教练邓昆山的私交，打进了这支较为现代化的部队。《重庆复汉记略》说：“（春发）既密说之，昆山私缴炮针机柄，阴效命于培爵也。”培爵就是首任蜀军都督张培爵，沧白路上的张培爵纪念碑至今犹在。当年同盟会员夏之时率新军直抵鹅岭佛图关，兵临城下，意在攻打清军重兵镇守的这座西南重镇，清朝的大小官员闻之无不惊惶失措，抵抗之心全无，争相与同盟会取得联系，以图保命。同盟会重庆支部便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选定日子在朝天观举行集会，并喝令川东道、府、三台悉数到会，交出军政大权。当年的况春发正值英年，只见他短衣褐衫，精明强悍，腰间还别有一支用红布包裹的“电枪”，众人齐称“好一个草莽英雄”。交权时，凡官员稍有迟疑者，一见这位英雄的气势，便立刻打消了所有的念头。事后查明这把电枪不过是一支从日本进口的玩具枪而已。清政府在重庆的统治就这样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无怪后人称这是一场“田园诗”般的革命。然而善良的人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外历史证明，凡不流血的革命，其实是不可能彻底的，辛亥革命最终也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这就是证明。如今仍然行走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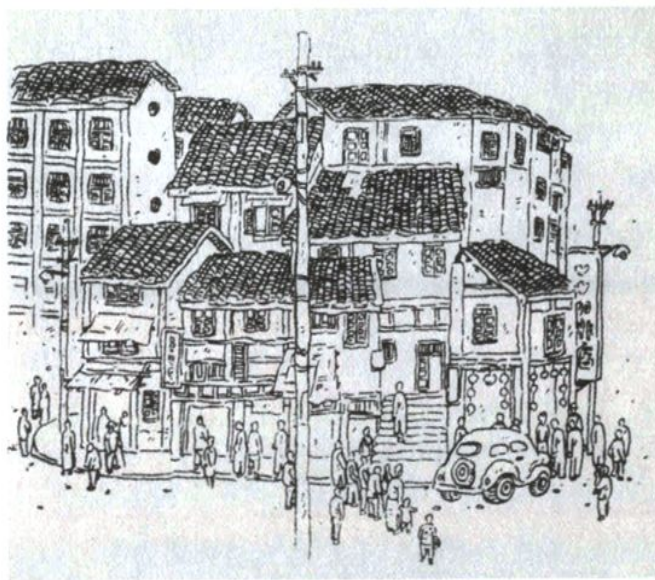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路

条街上的人们还能记得这位有如此传奇经历的先辈吗？

不过抗战时期的人们倒是对会仙桥街上的一家“心心咖啡厅”印象深刻。且不说达官贵人常在这里玩乐，更有孔二小姐在这里当众打过市警察局长的耳光。声名远扬，名噪一时。

为“陪都”各报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闻题材。此处过去景色优美，现在繁华依旧。许多美丽的“重庆mm”常在这里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20世纪80年代重庆市政府在这一带移栽了几棵参天黄葛树，树下置凳若干，为游人提供了休息的场所。当女人们进商场为男人选购服装时，男人们就坐在这里打望女人的服装。



位于会仙桥街上的“心心咖啡厅”